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四回 龍潭後生哭假娘

話說鮑自安將駱大爺送過船來，送入官艙，回手帶過船門，以鎖鎖之。不表。且說修氏懷抱其子，正在那裏悲淒，忽見駱大爺進船，連忙站起身來，問道：“恩爺來此有何話說？”駱大爺听得修氏相問，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，祇得實告道：“鮑老爺作媒，叫我收你為妾，我不肯麼。他又說：既不肯收你為側室，叫你今日陪宿，以報我前日之恩，生生將我送進船來。”修氏听得此言，雙膝跪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二目垂淚，哀告道：“我梅氏乃良善之家，丈夫念書之子，永訣之時，執妾手相告道：‘婦人以貞節為重，如念我三年夫妻之情，我死之後，望賢妻撫養孤兒。我雖在九泉之下，感恩無盡矣！’言猶在耳，何曾刻忘。今爺有救命之恩，若不相從，是為忘德。背夫不仁，忘恩無義，此不仁不義，天地豈肯覆載我乎？今在恩爺台前，解下腰帶自盡船中，使無愧如德，敢見丈夫於泉下矣！”又抱過那兩歲娃子，向駱大爺磕了一個頭，道：“妾死之後，望恩爺將此子帶至府中，以犬馬養之，妾夫妻啣結相報！”

說罷，站起，解下繫腰汗巾正待尋死，駱宏勛急忙上前解救。修氏祇當駱大爺真有邪念，前來拉扯，大怒道：“方纔叩謝，已算報過大恩；你尚不知恥，還要前來相戲！”用手向駱大爺臉上一把，抓了四五個血口。祇听船外鮑自安稱贊道：“這纔算得一個節婦！”遂開了船門，同任正千走進，見駱宏勛面帶血跡，說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！”又向那修氏道：“駱大爺是個坐懷不亂的奇男子！花振芳將女兒登門三求婚尚且不允，今日豈有邪念？是我料駱大爺青年俊雅，又兼有恩於你，故試你貞節。我同任大爺在外听得明白，先以理善求之，後以手惡拒之，以死報夫，那有私情之理！奈我等才疏學淺，不明此理。我今年近六旬，祇有小女一人，意欲認你為義女，回到我家過活，將你兒子撫養成人，再立事業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修氏聞得此言，連忙叩謝，在船中拜了四拜，認為義父。鮑自安分付眾人：“俱以大姑娘呼之。”又分付：“將私娃桶存好，後來遇見那才高學廣、博古通今之士，方能明白此案。”這且不表。

再說鮑自安分付開船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那日到了龍潭，鮑自安同任、駱二位先至莊上，令人抬轎一乘，將修氏母子抬到家中，把前後事情告訴金花小姐一番。鮑金花見修氏生得聰俊，甚是可愛。且修氏小字素娘，家人、奴輩皆以“素姑娘”呼之。鮑自安分付將老梅、梅湑俱下在後園地窖之中，每日以稀粥兩餐食他度命，以待明日審問。鮑自安走至大門，問門上人道：“家內可有甚人來否？”門上人稟道：“昨日山東花老爹從早過來，分付小的：等老爹回來，避著任、駱二位知道，說寧波之事已做過了，老爹自然明白。因老爹與任、駱二位爺同來，故未稟知。”鮑自安想道：“寧波之事既做，這老兒必上揚州，也不過幾日就有信來。生法即叫任正千回山東去纔好。”臨晚吃酒之時，鮑自安道：“本意代任大爺捉奸雪恨，不料二下嘉興，俱是勞而無功。我料今後嘉興防護更是加緊，一時不可再往，須待兩三月纔可前去。”任正千道：“雖非成功，而老先生之意已待晚生不淺矣！事原不可大急，前蒙花老先生所囑，晚生也要回山東，暫為告別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既是如此說道；我也不敢相留了。大駕不在此，得便我即將奸淫捉來，請大駕至此處治便了！”駱宏勛道：“晚生在府坐擾一月，明日亦要告辭，動身赴杭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你也要赴杭？祇是二位一時都要起身，奈老拙寂寂寞寞；待任大爺先起行之後，駱大爺再定起行日期吧！”一夜提過不表。

次日清早，任正千告別起身回山東。鮑自安留駱大爺再住三兩日，許他赴杭。駱宏勛亦不好一意別去，祇得又住了兩日。

那日晚飯時候，那鮑自安陪著駱大爺正在用晚飯，門上人進來說道：“啟上老爹：門外來了一人，口稱道是駱大爺家人，名喚駱發，有緊要事情要見駱大爺。小的不敢擅自叫他進來，特稟老爹知道！”鮑自安已明知是花振芳又做了那一件事，故此今駱府差人來通知。遂向駱宏勛問道：“君家府中可有此人否？”駱大爺道：“原有這個小廝。”分付余謙：“你出去看來，果是駱發，令他進來見我。”

余謙領命，去不多時，同了駱發大哭而進。駱大爺急忙問道：“何事？”駱發走向前來，磕了一個頭，站立一旁，說道：“昨日午時，接得寧波桂太太書信一封，云：於二十日前半夜之間，來了一伙強盜，並無偷盜財帛，祇把小姐殺死，將頭割去。桂老爺見小姐被殺哀慟，過了五日，桂老爺因思小姐吐血身亡；我家太太聞知，悲痛不已，意欲今早著人來此通知大爺，不料今夜太太所住堂樓之上急然火起，及救熄火時，太太已焚為炭！徐大爺書信一封。”雙手遞過。駱宏勛先聞桂府父女相繼而亡，已傷慟難禁；及听母親被火燒死，大叫一聲：“疼死我也！”向後邊便倒，昏迷不醒。走過余謙、駱發連忙上前扶住呼喚，過了半日醒轉過來。哭道：“養兒的親娘呀！怎知你被火焚死！養我一場，受了千辛萬苦，臨終之時，未得見面，要我這種不孝之人有何用處！”哭了又哭。

鮑自安勸道：“駱大爺，莫要過哀，還當問老太太骨骸現在何處？徐大爺既有字來亦當拆看。祇是哭，也是無益！”駱大爺收淚，又問駱發道：“太太屍首現在何處？”駱發道：“火起未有多時，南門徐大爺前來相救，及見太太燒死，說：大爺又不在家，恐其火熄之後，有人來看，太太的骨灰鋪地，不好意思。徐大爺遂買一個磁罈，將太太骨灰收起；我家堂樓已被燒去，無有住房去放，徐大爺自抱太太骨罈，送至平山堂觀音閣中安放。又不知大爺還在龍潭，還是赴杭去了。意欲回家速速修書差人通稟。不料平山堂之下，樂家設了一個播臺，見徐大爺由臺邊走過，臺上指名大罵。徐大爺大怒，縱上播臺比試，半日未見勝敗。誰知徐大爺一腳踏空，竟自跌下來，將右腿跌折，昏迷在地，小的等同他家人拿棕榻抬至家中。徐大爺不能修書，請了旁邊學堂中一個先生，纔寫了這封字兒。中飯時，小的在家中起身，故此刻纔到。”駱宏勛將信拆開一看，與駱發所言無差。這駱宏勛就要告別奔喪。鮑自安道：“老太太靈罈已由徐大爺安放廟中，大爺今日回府也是明日做事，明日到家也是明日做事。今日已晚，過江不是玩的，明日清早起身為是。”駱宏勛雖然奔喪急如火焚，怎奈天晚難以過江也。無奈祇得又住一晚。思想母親劬勞之恩，不住的哀哀慟哭。

鮑自安也不回後安睡，在前相陪，解勸道：“駱大爺，你不必過哀。我有一個朋友不久即來，他得異人傳授，炮制得好靈丹妙藥，就是老太太骨灰、桂小姐無頭，點上皆可還陽。若來時，我叫他搭救老太太、桂小姐便了。”駱大爺滿口稱謝。余謙在旁道：“他既有起死回生之術，何不連桂老爺一並救活？”鮑自安道：“他是吐血而死，血氣傷損，怎能搭救！”余謙暗道：“砍去頭者豈不傷血？燒成灰豈不損傷血？偏說可救！而吐血死者，屍首又全，反說不能救，我真不解是何道理也？”又不好與他爭辯，祇自家狐疑罷了。鮑自安又對濮天鵬道：“你明日同駱大爺過江走走，親到老太太靈前哭奠一番，謝謝太太之恩！”濮天鵬道：“我正要去。”次日天明，鮑自安分付拿鑰匙開門，將駱大爺包袱行李一一交明，著人搬運上船。駱宏勛謝別，鮑自安送出大門，駱、濮等赴江邊去了。

正走之間，祇見後邊一個人如飛跑來，大叫：“濮姑爺，請慢行！老爹有話相商酌。”正是：懼友傷情說假計，獨悲感懷道真情。畢竟不知鮑自安有何話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